

陳淳淳

閩南文化對菲律賓華人華僑的影響



原鄉走廊

菲律賓與中國一衣帶水，歷史上有大量的中國人移民到菲律賓，其中，來自中國閩南地區的移民及其後裔在菲律賓形成了獨特的華人華僑群體。閩南文化作為中華文化的重要分支，在菲律賓的華人華僑社會中有著深遠的影響，從語言、習俗到思想觀念等各個層面都能看到其印記。

明末清初以來，由於閩南地區人多地少、戰亂頻繁等原因，大量閩南人移民到菲律賓。他們帶著家鄉的文化、習俗和語言，在菲律賓落地生根。這些移民在新的土地上建立起自己的族群社會，將閩南文化直接帶到了菲律賓。例如，在馬尼拉的唐人街，閩南建築風格、傳統店舖招牌等隨處可見，成為閩南文化在菲律賓的標誌性象徵。

閩南文化強調家族的重要性和家族成員之間的緊密聯繫。在菲律賓，華人華僑也保持著強烈的家族觀念，家族成員之間相

互支持、相互幫助，共同應對生活中的困難。在商業活動中，家族企業的形式也較為常見，家族成員之間傳承經營理念和技藝，維護家族的聲譽和財富。這種家族觀念的延續，使得華人華僑社會內部形成了一個相對穩定的社會結構，也為閩南文化的傳承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菲律賓華人華僑社會中存在眾多的民間組織和社團，這些組織帶有濃厚的閩南文化色彩。它們不僅是華人華僑聯絡感情、互幫互助的平台，也是傳承和推廣閩南文化的載體。這些社團經常組織各類文化活動，如在中國傳統節日的春節、元宵節、中秋節等，舉行富有閩南特色的文藝活動，讓更多的華人華僑尤其是年輕一代能夠接觸和瞭解閩南文化。同時，社團也在社會公益、教育醫療等領域發揮著積極作用，提升了華人華僑社會在當地的整體形象。

自古以來，閩南地區就與菲律賓有著密切的貿易往來。商人在兩地之間穿梭，不僅帶來了商品，也促進了文化的交流。曾經

閩南的絲綢、瓷器、茶葉等商品在菲律賓深受歡迎，而菲律賓的香料等也進入閩南市場，在這種雙向貿易中，閩南文化隨著商品的流通傳播到菲律賓，菲律賓的文化也在貿易過程中對閩南地區產生一定的反向影響。閩南地區有著悠久的商業傳統和獨特的愛拼敢贏的創業精神，這種精神在菲律賓華人華僑中得到了很好的傳承和發展。華人華僑憑借勤勞、智慧和敏銳的商業洞察力，在菲律賓的商業領域中取得了顯著成就。華人經營的行業涵蓋了零售、餐飲、金融、房地產等多個領域。例如，在菲律賓的商業中心馬尼拉，許多大型商場、超市都是由華人華僑經營的。這種商業上的成功，既得益於他們自身的努力，也離不開閩南文化中商業精神的激勵。

在菲華社會，閩南語長期作為主要的交流語言被廣泛使用，老一代華人華僑在日常生活中依然習慣用閩南語進行溝通，這使得年輕一代能夠從小接觸到家鄉的語言，增強了他們對自身文化身份的認同。例如在菲

律濱的一些傳統閩南籍華人家庭中，長輩與晚輩之間用閩南語交流日常生活瑣事，傳承著家鄉的語調與詞彙。但隨著時間的推移，菲律賓華人華僑在保留閩南語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菲律賓當地語言（如 Tagalog 語）和英語的影響，形成了一些具有特色的混合用語，這種語言融合體現了不同文化交流碰撞的結果，也反映出菲律賓華人華僑在多元文化環境中的適應與創新。

菲律賓華人華僑的飲食中保留了大量閩南特色菜餚，如炒米粉、閩南面等。在菲律賓的一些城市，有專門的閩南餐館，這些餐館成為傳承和推廣閩南飲食文化的重要場所。即使是在家中，許多華人家庭也按照傳統的閩南食譜烹飪日常飲食，讓後代品嚐到家鄉的味道。

閩南文化對菲律賓華人華僑有著深遠而廣泛的影響。

從語言到習俗，從宗教信仰到家族觀念，從文化認同到社會行為，再到經濟發展，閩南文化如同一條無形的紐帶，將菲律賓華人華僑與祖籍國緊密相連。華人華僑作為閩南文化的傳播者和傳承者，在菲律賓這片土地上，通過與本土文化的融合與交流，使閩南文化不斷發揚光大，同時也為菲律賓文化的多元性做出了貢獻。

2025年4月7日

王強

海絲尋根

——從清明祭祖看華人文化身份的雙重漂流



一、清明節的「根」與「路」：

跨越時空的文化對話

當菲律賓和馬來西亞的華裔青年踏上福建紅磚古厝的土地，他們觸摸的不僅是祖屋的磚瓦，更是家族記憶的延續。清明節的香燭、紙錢與夯土墳塋，在現代化的玻璃幕牆映襯下更顯厚重。這些儀式不僅承載著「慎終追遠」的倫理教誨，更隱含著一場文明的叩問：當華人走出「鄉土中國」，如何在海洋文明與全球化的夾縫中守護文化根脈？

余光中的《鄉愁》和於右任「葬我於高山之上兮」的悲歌，本質上映射了人類對「原鄉」的本能追尋。然而，在全球化退潮的當下，這種追尋正遭遇雙重挑戰：一方面，西方的原子化個人主義解構著宗族紐帶。

另一方面，資本邏輯下的「文化拼盤」消解著傳統的整體性。泉州申遺成功的南音與送王船，恰似一面棱鏡——國際遺產話語（AHD）要求它們「標準化」「博物館化」，而閩南鄉民仍固執地將南音嵌入婚喪嫁娶的日常生活。這種張力正是全球華人生存境遇的縮影：傳統既是凝固的遺產，也是流動的文化符號系統。

二、身份稜鏡：

從「落葉歸根」到「落地生根」

學者王慶武提出的東南亞華人「多重認同」並非簡單的身份重疊，而是文化基因在歷史褶皺中的適應性演化。1950年代以前，「華人認同」如襟帶般緊密相連，維繫著祖籍地的情感與歸屬；而1970年代後，「華人性」更似漂流瓶，在種族、階級與文化的交錯間不斷被重塑。對於福建沿海的遷徙者而言，出海曾是突破階層桎梏的稀有機會。在海洋的生死搏鬥面前，身份的界限被暫時模糊，人是平等的。

這種流動性在菲律賓華人社群尤為顯著：他們既需遵循西班牙殖民遺產下的「天主教身份」，又默默守護著閩南宗祠的香火；既擁抱資本主義邏輯下的個體奮鬥，又在颱風季節集體祭拜「土地公」以求心安。這種矛盾性恰似僑批匯款與華僑家書的雙重書寫——信封正面蓋著南洋僑批局的郵戳，訴說謀生的艱辛；信紙背面卻工整寫著「附寄龍銀十元，以盡孝道」，字裡行間映照出跨洋牽掛與文化責任的交錯。今日，當年輕一代用Instagram記錄祭祖短視頻，他們無意間成為文化身份再生產的參與者——傳統不再是靜態的遺產，而是一個跨越時空、不斷被解碼與再編碼的文化符號系統。正如僑批傳遞的不

僅是銀元，更是血脈相連的價值觀，祖輩在異鄉拚搏時，不僅為自己而活，更承載著家族的希望，使生命的廣度與深度在歷史長河中得以延展。

三、遺產話語權爭奪：

誰的「泉州」，誰的「海絲」？

泉州申遺的故事充滿隱喻。當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專家以「突出普遍價值」（OUV）丈量遺址的地理邊界時，卻難以捕捉航海者「牽星過洋」的豪情——宋元海洋貿易巔峰時期的閩南商旅後裔，正是以星辰為經、羅盤為緯，率先對接西方大航海時代的浪潮。

這種認知錯位暴露了遺產話語的局限：國際認證試圖將鮮活的地方性知識提煉為「人類共同遺產」，卻難以擺脫東方主義視角的凝視，使文化主體性在抽象化的標準體系中被消解。

更值得關注的是東南亞華人的「跨國共祭」傳統。菲律賓華人社團資助泉州祖廟修繕，遠不只是對故土儀式的複製，而是在遷徙的版圖上，將媽祖信仰與「大航海時代」的冒險精神重新縫合。這種「再地方化」實踐，既是文化認同的自我書寫，也是對「中心—邊緣」文化等級秩序的解構。

正如送王船儀式中「焚燒紙船」這一象徵毀滅與重生的行為，折射出海洋文明對生死流變的從容接受，也映照了華人群體對文化傳統的顛覆性守護。

當馬尼拉的南音社團用閩南語吟唱，對故鄉眷念的聲音早已穿越茫茫大海，從浙南至海南，再遠播台海兩岸。這座千年古港的音律，不僅見證了海上絲綢之路的繁華，更在族群流動中成為文化基因的活化石。

四、文化身份的未來：

在「根」與「路」之間

站在馬尼拉灣遠眺，海絲之路的浪濤依舊拍打著閩南移民的集體記憶。對「根」的凝望，不是為了滯留在過去，而是為了在未來找到方向——時間長河中沉澱的文化根系，早已建構起超越時空的複雜網絡。昔日華僑在故鄉興建的僑厝，既是風雨飄搖時的避風港，也是家族榮耀的歷史豐碑。

當菲律賓華人青年用TikTok直播清明祭祖，他們承載的不僅是祖輩的生活哲學，更是「江湖不是打打殺殺，江湖是人情世故」的處世智慧。先輩們「過黑水下南洋」的傳奇，熱心公益、淡泊名利的事跡，至今仍在故土口耳相傳，成為連接家國與異鄉的精神紐帶。科技的進步雖無法超越碳基生命的智慧傳承，但社交媒體正重構社區文化網絡，讓虛擬現實復現祖屋營造技藝，為傳統對抗時間熵增賦能。

學者曾預言：「未來的華人身份將是『沒有中心的圓周』。」然而，中國古人早已道出答案：「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華人文化身份的「雙重漂流」，既是海洋文明的必然，也是時代變遷的考驗——它在遷徙中延續，又在融合中重塑。島嶼因封閉而孤立，海絲之路卻昭示著另一種可能：真正的文化根脈，不是靜止的，而是在流動與交融中生生不息。正如閩南文化隨季風穿越馬六甲海峽，飄揚於呂宋蕉林與馬尼拉的摩天樓之間，每一次遷徙，都是一次新生。

而「慎終追遠」的意義，也不僅是回望來路，更在於讓每一代人都能在時代浪潮中找準自己的坐標。

楊文田

股市不買賬，民眾難買單：特朗普關稅政策引發連鎖危機



名說名話

2025年，特朗普在驚人的政治回歸中再次入主白宮，開啟了其政治生涯的第二個總統任期。他高舉「讓美國再次偉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旗幟，誓言要繼續打破舊秩序、重塑世界貿易格局。然而，現實很快揭示了這場「偉大」追求背後的陣痛：物價飛漲、民眾抱怨、市場動盪，美國似乎正逐漸偏離其穩定繁榮的軌道。在特朗普重新祭出他一貫主張的貿易保護主義大旗、再次挑起關稅戰之後，美國社會和經濟體系很快陷入一片混亂。人們不禁要問：「特朗普真的能讓美國偉大嗎？還是他將把這個國家帶向深層次的衰落？」

特朗普一再宣稱，加征關稅是要「讓中國為美國的問題買單」，以減少對中國和其他國家在貿易上的「依賴和不公」。然而，經濟學界早已形成共識：關稅最終是由本國的進口商和消費者支付的，而非出口國政府或企業。經濟運作機制非常清晰：當美國政府對從中國進口的商品加征25%甚至更高的關稅，首先承擔的是美國的進口商。這些企業在支付完關稅後，自然會將成本轉嫁到終端價格上，最後由消費者來承擔這部分上漲的成本。根據路透社與益索普（Ipsos）最新的民調顯示，70%的美國人（其中62%為共和黨人）認為加征關稅將推高消費品價格。換句話說，大多數美國人並不被「懲罰中國」的說法所蒙蔽，他們清楚，自己才是這場政策博弈中的實際買單人。

關稅是一種強制性的經濟壁壘，目的在於保護本國產業免受外國競爭。但在當今全球化深度融合的背景下，貿然設置關稅壁壘不僅不能復興國內產業，反而會破壞現有供應鏈，拉高生產成本，進而導致通貨膨脹和企業利潤下降。數據顯示，在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前兩個月，美國消

費者物價指數（CPI）迅速上揚，其中食品、燃料、家居用品等生活必需品漲幅最為顯著。這些漲價不僅壓縮了中低收入群體的購買力，也激化了社會矛盾。與此同時，美國企業界也在承受巨大的不確定性。關稅令企業無法準確預判成本結構，影響對未來的投資決策；而在融資利率走高的情況下，更多企業選擇減少生產甚至裁員以度過難關。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UNCTAD）近日公開表示，貿易戰不會有贏家。全球供應鏈的任何一環受損，都可能引發連鎖反應，拖累經濟復甦步伐。美國以「偉大」為名挑起貿易衝突，卻在事實上加重了本國和全球的經濟壓力。

關稅政策不僅在經濟領域引發衝擊，更在政治和輿論層面引起激烈爭論。根據同一份益索普調查，約53%的受訪者認為提高關稅「弊大於利」，而只有31%的人表示認同。48%的受訪者認為美國勞工不會因關稅獲益，認同「有益」的僅為31%。這組數據表明，儘管特朗普試圖通過高調的「愛國主義」言辭爭取藍領階層選民的支持，但實際效果卻是令人失望的。工人們並沒有感覺到工作機會的增加或工資的提升，反而在日益昂貴的生活成本中陷入焦慮。這種「表面支持、實際失望」的心理反差，說明即使是在傳統「鐵票倉」中，特朗普政策的經濟基礎正面臨瓦解。而如果民眾越來越意識到自己正是關稅成本的承擔者，這場「偉大」的實驗勢必難以持續。

特朗普的「美國優先」政策，其本質是經濟民族主義的復辟。他希望通過高築關稅牆、逼迫製造業回流、打壓他國經濟發展，從而重建美國製造業和經濟自信。但這種單邊主義做法，在多邊主義已經成為世界共識的今天，愈發顯得格格不入。更重要的是，全球經濟早已是高度一體化的生態系統，一國獨善其身的想法在現實中難以成立。蘋果、波音、沃爾瑪等跨國

企業無一不依賴複雜的國際供應鏈，關稅不僅提高成本，也削弱了美國企業在全球市場的競爭力。過去幾年中，美國先後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威脅退出世界貿易組織（WTO），並持續向歐盟、加拿大、日本等傳統盟友施壓。這種「以戰代談」的外交經濟策略，讓美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形象日漸孤立。正如聯合國官員在2025年4月初所言：「在多邊主義時代，任何試圖以關稅為工具解決貿易問題的國家，終將發現自己走向被孤立的一天。」

當前，美國的通脹率持續高企，企業投資下降，股市震盪，社會不滿情緒高漲，種種跡象都表明美國經濟正面臨結構性問題。特朗普所主導的貿易戰，不僅沒有緩解這些問題，反而激化了矛盾。在製造業方面，儘管特朗普推行關稅以「保護」本土工廠，但數據顯示，許多產業並未出現預期中的回流潮。人工成本高、基礎設施老化、自動化程度不足等問題依舊嚴重，使得企業寧願轉向越南、墨西哥等國家，也不願返美建廠。而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由於政策不確定性和地緣政治緊張，投資者信心不斷削弱。2025年第一季度，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和納斯達克綜合指數均下跌超過15%，大量資本外流至更具穩定性的市場。此外，中美、歐美之間的貿易糾紛導致報復性關稅陸續出台，使得美國出口商品在海外市場的競爭力進一步下降，農業、汽車、半導體等行業受到嚴重衝擊。

特朗普試圖用關稅「打造」一個更偉大的美國，但事實卻在向我們展示：在全球經濟早已一體化的現實中，以關稅為武器的保護主義政策，可能讓美國走上「自我孤立」

的下坡路。如果美國繼續脫離全球規則體系、排斥多邊合作，其經濟影響力和道德領導力都將持續流失。而一旦其他國家建立起「去美元化」「去美國化」的供應鏈網絡，美國的全球地位將遭到更深層次的削弱。相比之下，真正有前瞻性的領導力，應當是通過創新驅動產業升級，通過教育培養高技能勞工，通過全球合作提升產業鏈效率。而非關起國門，試圖用關稅強迫全世界就範。特朗普是否能讓美國再次偉大？答案仍未揭曉。但從他第二任期開始以來的一系列經濟反應來看，這一追求正逐漸與現實背道而馳。關稅政策不僅沒有復興製造業，反而拉高了物價、打壓了消費、削弱了企業信心，也損害了美國在全球的聲譽。當70%的美國人認為加征關稅推高生活成本，當大多數人認為關稅弊大於利，美國政府是否應當重新審視「美國優先」的真正含義？偉大，不該是建立在民眾痛苦和國際孤立之上的虛幻願景，而應當是建立在共贏、合作和民眾幸福之上的可持續發展。也許，特朗普需要的，不是更多的關稅，而是一次真正的政策反思。而美國，若想重新走向偉大，或許更應從「拆牆」開始，而不是再「築牆」。

菲律賓商報

CHINESE COMMERCIAL NEWS

于同傳媒有限公司出版

Published every morning by

YUYITUNG COMMUNICATIONS, INC.

創社社長：于同烈士

社長兼總編輯：于慶文

營業部：227 Dasmariñas St., Binondo, Manila

電話：79606382 · 82411756

傳真：82411588

電郵地址：siongo@gmail.com

電子郵件：www.shangbao.com.ph



Android 客戶端下載